



第七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66 (a)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关于执行情况和国际支持的第十八次
综合进度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恰逢 2001 年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通过二十周年。自通过以来，新伙伴关系一直是非洲发展的重要框架，激发了对非洲大陆优先事项的政治承诺和更多资金。本报告系根据大会第 74/301 号决议提交。在该决议中，大会还请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全面审查新伙伴关系自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对其执行工作的支持情况的增编，以补充进度报告。

秘书长在本报告中指出，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卫生、社会和经济危机，切实影响到全球每一个国家，感染并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并使各国经济陷入混乱。随着非洲经济增长自新千年以来首次出现收缩，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的执行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在 COVID-19 危机之前，非洲已经错失了实现这些目标的轨道，而现在非洲大陆在执行这些目标方面进一步落后的风险加剧了。距离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截止日期还有不到 10 年时间，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期间，在《2063 年议程》优先领域加倍努力，对于加快实现各项目标和《2063 年议程》愿望至关重要。



一. 引言

1. 本第十八次综合进度报告是根据题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的第 74/301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全面报告。
2. 秘书长在报告中审查了根据对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的根本贡献而选定的四个关键主题优先事项的执行进展情况：区域一体化、基础设施发展、工业化和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的医疗卫生。特别是，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一体化是未来几十年非洲转型的关键。随着制成品在区域内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上升，自由贸易区的工业化前景看好。基础设施发展对于实现自由贸易区的潜力和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至关重要。此外，鉴于 COVID-19 前所未有的影响，报告还评估了卫生部门的情况和为抗击疫情而采取的措施。报告审查了非洲发展伙伴采取的补充措施，包括通过筹资、贸易、债务减免和南南合作。此外，报告还强调了联合国系统的支持。
3. 编写本报告所用的方法包括深入审查相关文件和通过调查收集联合国会员国的投入。参与执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非洲开发银行(非行)、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非洲事务部门间工作队成也提供了意见。对于每一个优先领域，秘书长强调了非洲国家和机构所作的努力。他还分析了干预措施的结果、成果和影响，包括对照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63 年议程》的目标和指标对绩效进行基准比较。

二. 非洲国家和组织采取的行动

A. 基础设施

4. 基础设施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关键驱动力。当经济增长与强有力的收入分配政策相结合时，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继续作为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框架。随着该《方案》第一阶段(又称优先行动计划一)的实施于 2020 年 12 月结束，非洲联盟发展署将重点工作放在制定优先行动计划第二阶段，将确定 2021-2030 年该《方案》的执行计划。
5. 非洲国家将按照承诺，继续努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非洲联盟委员会的数据，¹ 截至 2020 年 12 月，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优先行动计划一项下正在执行的项目共有 409 个，包括关于交通的 193 个、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的 75 个和电力次级部门的 52 个。然而，水和卫生方面的项目只占总数的 3%。根据非洲联盟发展署进行的中期审查，37%(150 个项目)处于建设和(或)运营阶段。然而，基础设施行业的表现各不相同。大多数信通技术项目处于建设和(或)运营阶段，而在运输部门，40%略多的项目达到这些阶段，能源、水和卫生方面的大多数项目则仍处于预可行性或可行性阶段。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

¹ 见 www.au-pida.org/。

克服基础设施赤字，特别是它们推动项目接近财务收尾的能力较弱，有 80% 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可行性和商业计划阶段就告失败。²

6.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指数，³ 所有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得分都有所提高。2019 年至 2020 年，非洲大陆的总指数从 28.44 上升到 29.63，而 13 个国家的指数得分也增加了 1 以上。这一进展主要是由信通技术部门的发展推动的，由于安装了新的海底和陆地电缆，增加了传输能力，使该部门实现了强劲增长。

7.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的基础设施项目筹资也取得了进展，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筹资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根据现有最新数据(见表 1)，非洲国家承诺为基础设施投资超过 375 亿美元，占 2018 年 1 000 亿美元筹资承诺总额的 37.5%，其余资金来自非洲的发展伙伴，包括中国(257 亿美元)、非洲基础设施联合国成员国(202 亿美元)、私营部门(118 亿美元)和其他来源(56 亿美元)。以四年移动平均数(2015-2018 年)计算，基础设施的筹资承诺总额平均为 820 亿美元，而非洲国家政府占承诺总额的近 40%。根据估计每年 1 300 亿至 1 7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筹资需求，以及 2016-2018 年的平均承诺水平，非洲的平均筹资缺口为 530 亿至 930 亿美元。⁴ 虽然基础设施筹资正在上升，平均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⁵ 但麦肯锡公司在 2016 年估计，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应至少上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4.5%，相当于 2015-2025 年每年 1 500 亿美元。⁶

表 1

2015-2018 年按来源分列的对非洲基础设施的筹资承诺

(十亿美元)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数 (2015-2018)	变动 (2015-2018)		占承诺总额 的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非洲各国政府	24	30.7	34.3	37.5	31.6	13.5	43	39
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会成员	19.8	18.6	19.7	20.2	19.6	0.4	2	24
中国	20.9	6.4	19.4	25.7	18.1	4.8	27	22
阿拉伯协调小组	4.4	5.5	2.9	2.4	3.8	(2)	(53)	5
印度	0.5	1.2	0.7	0.7	0.8	0.2	25	1

² Kannan Lakmeeharan、Qaizer Manji、Ronald Nyairo 和 Harald Poeltner，《解决非洲基础设施的矛盾现象》，麦肯锡公司，2020 年 3 月 6 日。

³ 包括运输、电力、信息和通信技术、水和环境卫生等的指标。

⁴ 非洲开发银行，“非洲的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巨大潜力但影响甚微”，见《2018 年非洲经济展望》(2018 年)。

⁵ 中国和印度的基础设施支出分别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7% 和 5.2%。

⁶ Kannan Lakmeeharan、Qaizer Manji、Ronald Nyairo 和 Harald Poeltner，《解决非洲基础设施的矛盾现象》。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数 (2015-2018)	变动 (2015-2018)		占承付总额 的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其他双边/多边机构	1.7	2	2.2	1.9	2	0.2	10	2
新开发银行	—	0.18	—	0.5	0.14	0.5	357	—
私营部门	7.4	2.6	2.3	11.8	6.03	4.4	73	7
共计	78.9	66.9	81.6	100.8	82.05	21.9	27	100

资料来源：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会，《2018年非洲基础设施筹资趋势》。

8. 治理问题，包括管理层级多、缺乏透明度和基础设施发展成本相对较高，是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已报告的这一领域的良好做法包括改革，使监管机构免受政治压力。⁷

9. 总体而言，《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优先行动计划一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在发电量增加、道路建设和升级数量增加、集装箱仓库建设和港口升级，以及通信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普及率提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的数据，移动订阅量从2010年的44.3%增加到2018年的77%。⁸ 发电量明显增加，相对于2019年的目标，总体得分为79%。乌干达、加纳和塞内加尔等一些国家在发电和配电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0-2018年分别从601兆瓦增加至1 839兆瓦、551兆瓦至2 058兆瓦和835兆瓦至1 248兆瓦。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若以《2063年议程》目标为基准来衡量，基础设施发展的总体进展喜忧参半。例如，2013年至2019年间，能上网和能喝上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分别从21.8%提高到了42%和从68.4%提高到了77%。然而，能用电的人口比例较弱，仅为2019年目标的26%。非洲有超过5.48亿的人(占总人口的53%)用不上电。联合国在6个非洲和亚洲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5%的接受调查的医疗设施没有通电，另有四分之一的设施则有意外停电。⁹ 缺乏可靠的能源进一步削弱了非洲国家有效应对和减轻COVID-19疫情影响的能力。

10. 基础设施发展也通过提高生产率为非洲经济加速增长作出了贡献。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对非洲增长业绩的改善贡献了一半以上。¹⁰ 2010年至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平均为每年3.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2017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是衡量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在同一时期，该区域的人均国内生

⁷ 经合组织和非洲经济转型中心，《21世纪非洲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2021-30)背景下优先、加速和扩大》(2020年)。

⁸ 国际电联，统计数据库，可查阅 www.itu.int/en/ITU-D。

⁹ 联合国，《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可查阅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

¹⁰ 见 www.afdb.org/en/knowledge/publications/tracking-africa%E2%80%99s-progress-in-figures/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

产总值从 2010 年的 9 620.6 美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0 418.2 美元，即过去十年中劳动生产率跃升了 8.3%(见表 2)。

表 2

2010-2019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年度百分比)	5.6	4.5	4.1	5.0	4.7	2.8	1.2	2.4	2.4	2.3
国内生产总值 (以 2010 年不变价美元，十亿美元计)	1 376.5	1 438.2	1 497.6	1 571.8	1 645.0	1 690.7	1 710.4	1 751.1	1 792.9	1 833.9
就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以 2017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平价)	9 620.6	9 804.4	10 067.7	10 349.4	10 587.6	10 617.9	10 543.9	10 517.7	10 465.3	10 4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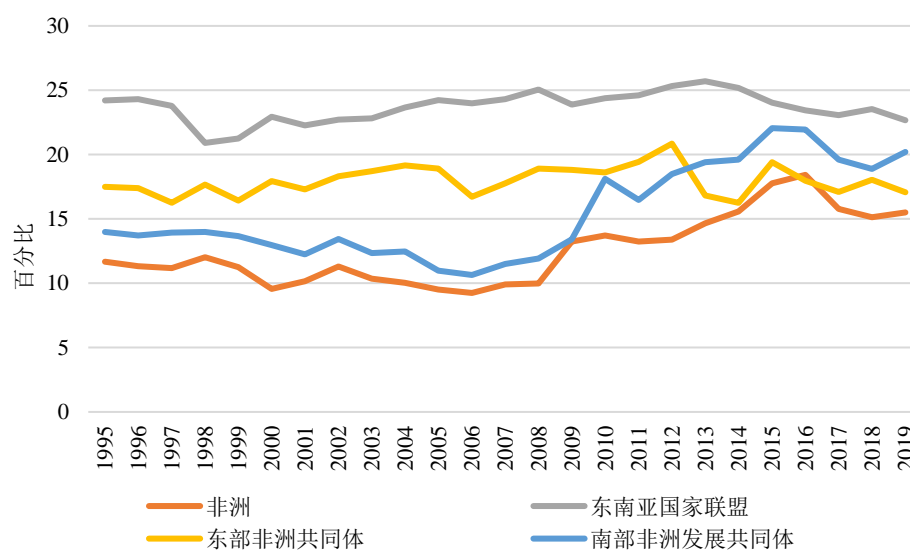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可查阅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B. 区域一体化和贸易

11. 自 1960 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一直是非洲国家的长期愿望。尽管多年来作出了许多努力，但区域一体化的深度仍然很薄弱。非洲内部贸易从 1995 年的 11.6% 增加到 2019 年的 16%，但与其他区域相比仍然较低(见图一)。然而，鉴于非正式贸易的高水平，这一数字可能被低估了。制成品继续在非洲内部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比非洲对世界其他区域的出口更加多样化(见图二)。这表明，通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在非洲内部贸易中增加制造业增值的空间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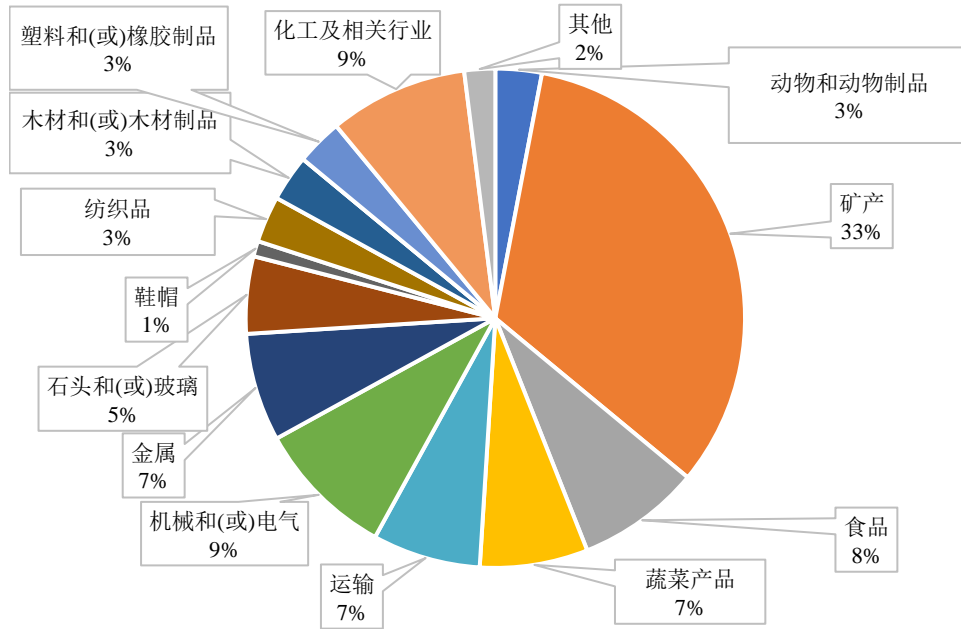
图一

1995-2019 年非洲内部贸易的演变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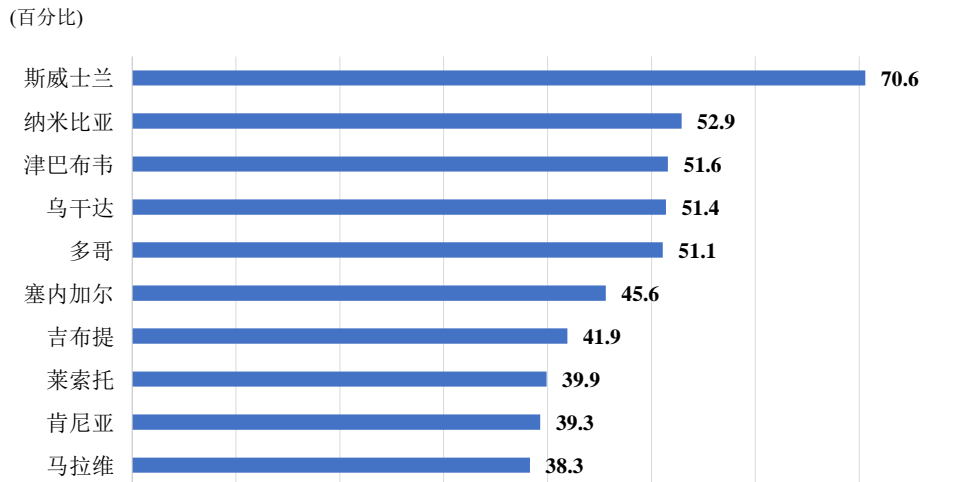
图二
非洲内部出口构成，2014-2016 年平均



资料来源：《2019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非洲制造——促进非洲内部贸易的原产地规则》(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

12. 次区域之间的非洲内部贸易水平参差不齐，主要取决于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内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深度。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主要是在内部成员国之间贸易，而从 2015 年至 2017 年，斯威士兰是非洲内部最大的出口国，紧随其后的是纳米比亚、津巴布韦、乌干达和多哥(见图三)。

图三
2015-2017 年非洲内部十大出口国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

13. 自 2019 年 7 月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启动以来，努力的重点是为执行《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打下基础，包括非洲联盟成员国批准该《协定》。截至 2021 年 2 月 7 日，已有 36 个国家批准了该《协定》。自由贸易区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交易，这是执行这一旗舰计划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非洲国家已同意逐步放开商品，90% 税目的关税将在 5 年内取消。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第一阶段的大部分问题已经结束。然而，与知识产权、投资和竞争有关的第二阶段谈判仍在进行中，关于货物贸易附件、承诺时间表和原产地规则的谈判也在进行中。¹¹

14. 目前，各区域经济共同体之间存在多种原产地规则。这可能会使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下的原产地规则谈判变得复杂。由于非洲内部价值链不发达，过于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可能会使公司难以从国内或区域市场寻求投入和中间产品。这可能会影响公司参与区域内市场。

15. 虽然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影响将取决于谈判结果及其执行情况，但初步评估显示，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增加整个区域的贸易、产出和创造就业。非洲经委会的一项研究表明，仅仅取消关税就可能使非洲内部贸易增加 33%；而世界银行的一项评估显示，到 2040 年，自由贸易区可能会使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 3.4 万亿美元。¹² 据估计，到 2035 年，极端贫困率将从目前的 34% 下降到 10.9%，相当于 6 700 万非洲人摆脱了贫困。

16. 根据非洲区域一体化的经验，人们担心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实施可能会因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而步履蹒跚：(a) 对自由贸易区的承诺水平较低；(b) 非洲国家的执行准备程度较低。非洲锦标倡议¹³ 的一项基线研究表明，尽管人们对自由贸易区的热情日益高涨，但国家承诺很低，总体平均得分为 44.48%。卢旺达是最坚定的国家，得分为 83.93%，南非的准备得分最高，为 68%。然而，平均执行准备得分为 49.15%。

17. 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非洲大型经济体出现在承诺排名的后 10 名。这一排名还显示，对于准备程度排名垫底的国家来说，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在贸易便利化和贸易基础设施准备程度方面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41.7% 和 42.1%。¹⁴

18. 繁琐的行政程序阻碍了区域内贸易，并可能损害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惠益。一些非洲国家的货物运输成本(每单位距离)也可能比美利坚合众国高出五倍。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距离成本”估计是美国的 3.5 倍，而尼日利亚则是 5.3 倍。¹⁵ 关闭边境可能成为另一个障碍，导致数百万出口收入损失，正如大流行病期间所

¹¹ 见 Michael Kottoh 等，“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零年报告：评估非洲国家政府在 COVID-19 背景下对启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承诺和准备情况”，第一部分，2020 年 5 月。

¹² 见世界银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经济和分配效应》(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20 年)。

¹³ 见 Michael Kottoh 等，《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零年报告》。

¹⁴ 同上。

¹⁵ David Atkin 和 Dave Donaldson，《谁正在走向全球化？》《国内贸易成本的规模 and 影响》，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第 21439 号(马萨诸塞州剑桥，国家经济研究局，2015 年)。

经历的，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可信的争端解决机制，这对自由贸易区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C. 工业化

19.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应适当利用工业化，这有助于解决非洲的人口红利，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四个关键战略优先领域之一。2020 年，非洲联盟发展署的重点是通过制定、加强和实施制造业的规范、标准和质量保证来实施《加速非洲工业发展行动计划》。

20. 非洲国家继续在非洲联盟发展署支持下实施其工业发展战略。发展署除其他外，向 33 个国家提供了技术支持，以加强其工业化政策与执行《行动计划》和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2016-2025 年)框架相一致的能力。

21. 非洲国家采取措施，沿着区域价值链发展食品加工。它们在 2020 年发起了一项关于综合灌溉和农产工业的倡议，该倡议将灌溉 16 个国家的 500 万公顷耕地。预计公私伙伴关系将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2. 人们发现，更多的投资转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汽车行业、电气行业和电子及航空业。事实上，一些非洲国家成功地开始了航空航天制造，其中南非(18 亿美元的投资)、摩洛哥(11 亿美元)和突尼斯(4.3 亿美元)，已成功跻身全球航空航天业的前 45 个国家之列。

23. 由于缺乏竞争力，在许多传统生产和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非洲国家，其纺织品和服装部门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埃塞俄比亚等别的国家则因其他地区工资上涨而成功地吸引了投资。南非正在开发含有大麻纤维的技术纺织品，以支持其航空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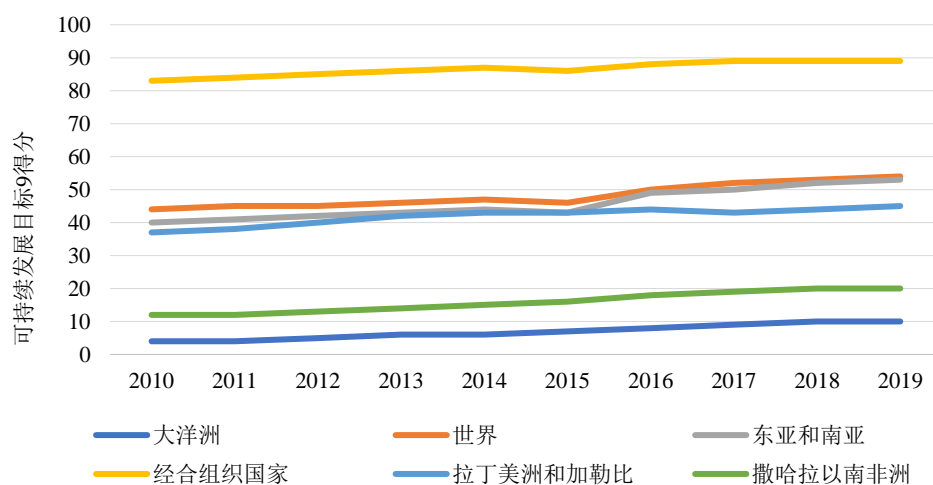
24. 提高中间工业和石油工业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化工、石化、化肥和塑料的生产能力，一直是许多非洲产油国的优先事项。非洲私营部门继续投资并部署努力，以提升全球价值链。尼日利亚正在建设非洲最大的炼油厂和世界上最大的单列炼油设施，就证明了这一点。

25. 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但非洲在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所提出的工业化相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9 方面的表现较弱，得分为 20 分，¹⁶ 而世界平均得分为 55 分(见图四)。¹⁷ 同样，非洲在实施《2063 年议程》目标 4(转型经济和创造就业)方面的进展也较弱，仅为 16%(见图五)。

¹⁶ 0 最差，100 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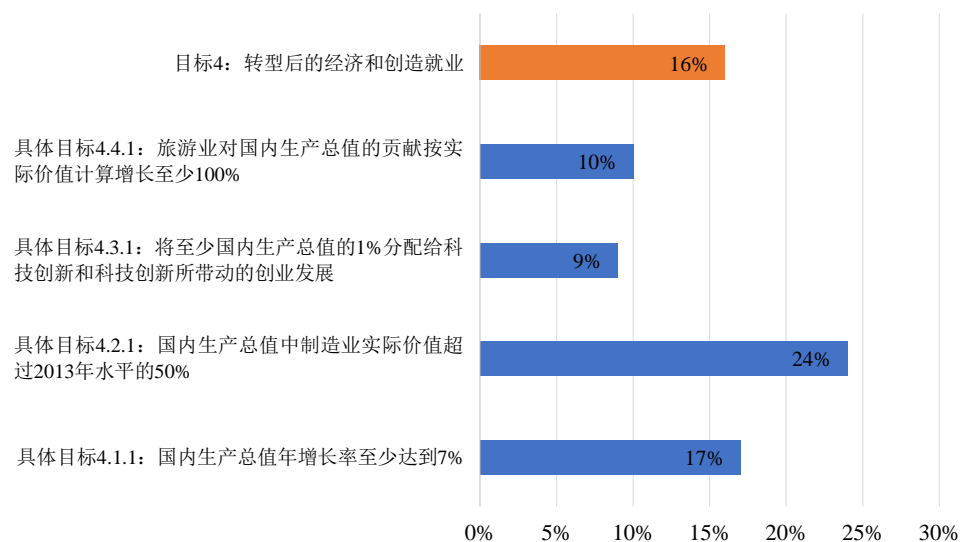
¹⁷ Jeffrey D. Sachs 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COVID-19: 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 年)。

图四
可持续发展目标 9 的执行进展



资料来源：Jeffrey D. Sachs 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COVID-19：2020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图五
《2063 年议程》目标 4 的执行进展



资料来源：非洲联盟发展署，《2063 年议程执行情况第一份大陆报告》。

缩写：STI，科学、技术和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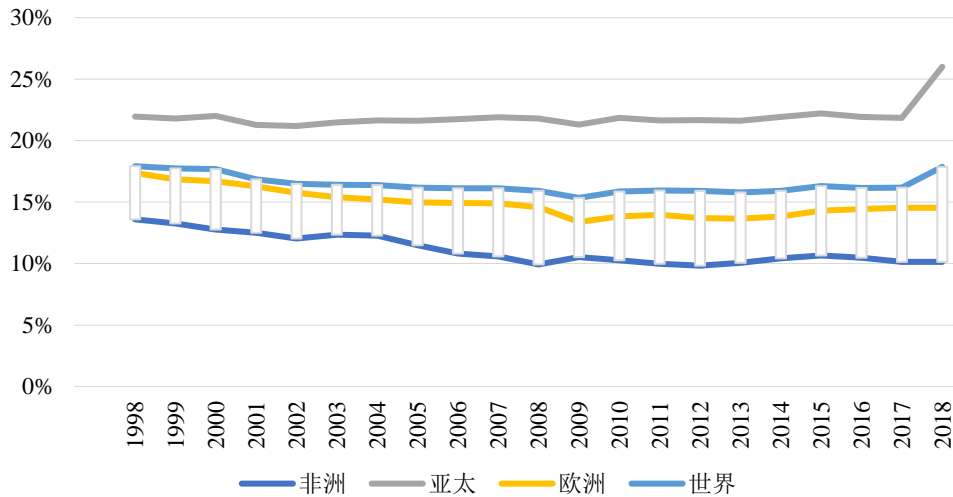
26. 非洲在制造业增值中所占份额保持在 11%(1990-2019 年)，比亚洲国家低 10 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5 个百分点(见图六)。初级产品占非洲出口结构的 52%，资源型制造业占非洲出口的 41%，占制造业增值总额的一半。博茨瓦纳等一些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主动采取政策和法规，以刺激采掘业的增值，创造制造业集群，促进与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并建立成功的公私伙伴关系。¹⁸ 然而，尽

¹⁸ 《2020 年非洲经济报告：创新金融促进非洲私营部门发展》(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管南非、摩洛哥和卢旺达的汽车业有所增长，但制造业生产继续集中在增值较低的活动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上，几乎没有可供学习和升级的机会。

图六

1998-2018 年制造业增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工发组织数据。

27.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的；培育更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促进增值、工业化、经济多元化；发展地方和区域价值链。如果自由贸易区成功实施，非洲制造业规模预计将翻一番，年产值将从 2015 年的 5 000 亿美元增加到 2025 年的 1 万亿美元，并创造额外 1 400 万个就业机会。¹⁹

28. 非洲参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程度较低，尽管一些非洲国家因其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物流和人力资本，已将自己定位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这些国家主要是埃及、摩洛哥、南非和突尼斯。²⁰ 总体而言，在区域一级，在工发组织工业竞争力指数中²¹ 非洲排名最靠后，与其他区域相比平均排名为 113，²² 这突显出非洲在世界上的工业竞争力有限。这一弱点表现在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能力有限（2019 年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 1.3%）。²³ 2020 年，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预计非洲制造业产出将收缩至少 10%（500 多亿美元）。²⁴

¹⁹ Jacques Bughin 等，“狮子在行动二：实现非洲经济的潜力”，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 年 9 月。

²⁰ 世界银行，“2020 年世界发展报告：全球价值链时代的贸易换发展”（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20 年）。

²¹ 工发组织将具有竞争力的工业绩效定义为各国在发展增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部门和活动的同时增加其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存在的能力。

²² 拉丁美洲(83)、亚太地区(76)、北美(53)和欧洲(42)。见工发组织，《2020 年工业发展报告：数字化时代的工业化》（维也纳，2020 年）。

²³ 工发组织数据。

²⁴ Kartik Jayaram 等，“重新打开非洲和重新设想非洲”，麦肯锡公司，2020 年 5 月 29 日。

D. 卫生

29. 非洲国家继续努力改善卫生成果，包括通过执行《2016-2030 年非洲卫生战略》。²⁵ 非洲国家的一项值得注意的努力包括将全民健康覆盖作为其国家卫生战略的目标。

30. 为了解决卫生部门的资金短缺问题，并扩大实现《阿布贾宣言》规定的将国家预算的 15% 分配给卫生部门的目标，非洲国家于 2019 年 2 月发起了《亚的斯亚贝巴行动呼吁》倡议，通过改善支出的影响和确保实现全民保健来增加对卫生部门的供资。

31. 鉴于 COVID-19 大流行，非洲国家作出了重大努力，包括通过多部门合作，以应对和减轻其影响。在国家一级，非洲各国部署了应对这一疫情的努力，包括：(a) 法律和体制机制；(b) 疾病预防和遏制措施；(c) 社会和人道主义措施；(d) 财政和货币措施。²⁶

32. 在区域一级，非洲国家通过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了《非洲大陆应对 COVID-19 疫情联合战略》，并成立了应对冠状病毒的多部门非洲工作队，从而为集中采购机制和制定相关政策(包括检测规程、口罩和建立疫苗试验联合体)创建了平台。²⁷ 通过这些努力，截至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已有 48 个非洲国家拥有了检测实验室。此外，通过非洲疫苗购置信托基金，非洲会员国将获得 2.2 亿剂强生单针 COVID-19 疫苗，并有可能再订购 1.8 亿剂。²⁸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数据，共有 46 个非洲国家有资格根据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预先市场承诺获得支持。²⁹

33. 为应对 COVID-19 筹集资金，非洲联盟启动了 COVID-19 应对基金，目标是筹集 4.5 亿美元，以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影响。至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总共认捐 3.507 亿美元，已收到了 1.679 亿美元。在非洲国家认捐的 4 000 万美元总额中，67% 已经收到，相比之下，收到各基金会的为 100%，双边伙伴 79%，私营部门 73%(见图七)。

²⁵ 非洲联盟政策框架以若干非洲大陆和全球卫生政策承诺和文书为前提。

²⁶ 非洲联盟，《应对 COVID-19 的非洲治理报告：2020 年初步报告》(约翰内斯堡，20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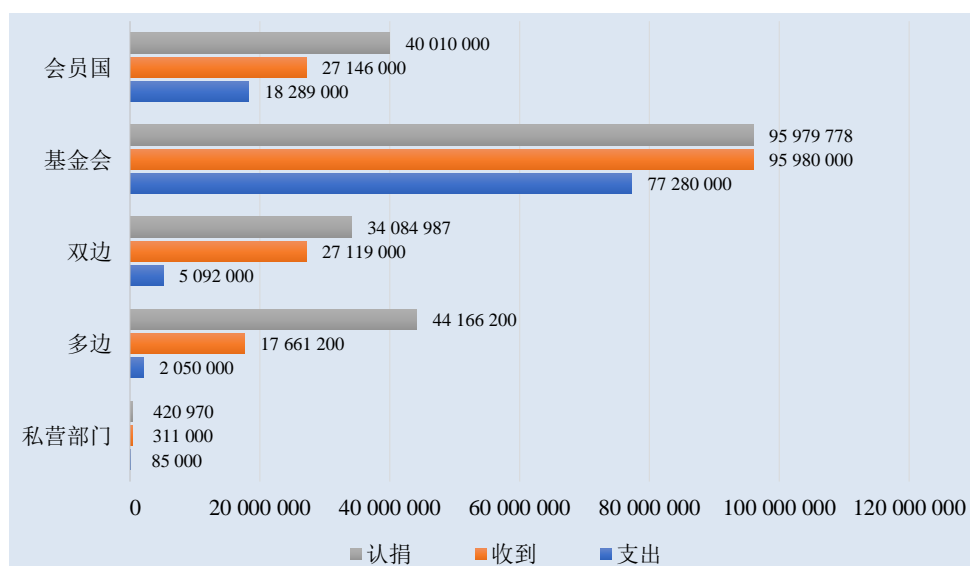
²⁷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 年非洲年度进展报告”，2021 年 1 月。

²⁸ 非洲进出口银行，“非洲与强生公司签署了 4 亿剂 COVID-19 疫苗的历史性协定”，2021 年 3 月 29 日。

²⁹ 见 www.who.int/initiatives/act-accelerator/covax。

图七
2021年1月1日，按部门划分的 COVID-19 金融动员情况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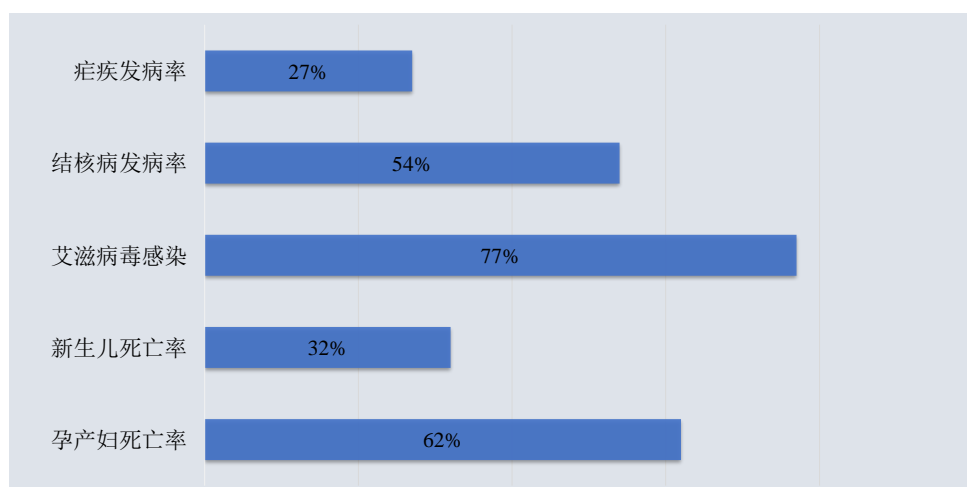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非洲联盟，“2020年非洲年度进展报告”，2021年1月。

34. 尽管遇到了 COVID-19，许多卫生领域的进展仍在继续，虽然进展速度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的大部分具体目标和《2063 年议程》第一个十年执行计划(2014 年-2023 年)的 2019 年卫生目标(见图八)。

图八
2013-2019 年改善非洲卫生状况的进展

(百分比)



资料来源：非洲联盟委员会和非洲联盟发展署，《2063 年议程执行情况第一份大陆报告》。

35. 根据非洲联盟关于《2063 年议程》执行情况的第一份进度报告，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业绩，达到了 2019 年目标的 62%。2013 年至 2019 年，非洲大陆孕产妇死亡率从每千名活产的 341 人下降到 269 人。³⁰

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降低疟疾发病率方面取得的进展缓慢，与 2019 年的目标相比得分较低，为 27%，发病率从每千人 94.1 人小幅度下降至 86.4 人。³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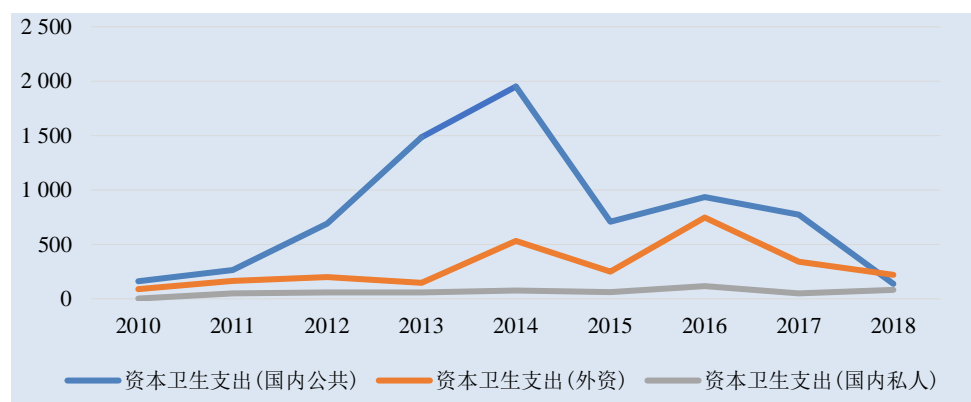
37. 非洲的冠状病毒病例死亡率低于 2.4% 的全球平均水平。³² 相对较低的数字是由若干社会和生态因素造成的，例如有利的人口结构、较低的人口密度和流动性等。³³ 大多数国家的检测率仍然很低，而且分布不均。这归因于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可用的检测工具包和物流限制。

38. 过去三年，非洲各国政府的卫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见图九)。此外，捐赠者资金的减少也导致了总体卫生支出的下降。由于政府支出较低，家庭自付费用成为该区域卫生系统的主要资金来源。自付费率居高不下引发了人们对该区域实现全民医疗目标前景的担忧，特别是考虑到支付这类费用的主要是穷人。

图九

2010-2018 年非洲的资本卫生支出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世卫组织数据库。

39. 为应对 COVID-19 而重新分配的公共资金扰乱了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包括常规免疫接种。2019 年，非洲第三针破伤风疫苗的免疫覆盖率停滞不前，为 74%，第一针麻疹疫苗的免疫覆盖率为 69%，都远远低于 90% 的区域目标。这些覆盖率漏洞在 2020 年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加剧，使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面临患致命疾病的风险。³⁴

³⁰ 非洲联盟委员会和非洲联盟发展署，《2063 年议程执行情况第一份大陆报告》(2020 年)。

³¹ 同上。

³² 非洲联盟发展署，“疫情简报第 52 号：2019 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2021 年 1 月 12 日。

³³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非洲 COVID-19 低发病率背后的社会、环境因素”，2020 年 9 月 24 日。

³⁴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世卫组织和专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安全恢复免疫服务”，2020 年 11 月 23 日。

40. 到 2020 年第四季度，大多数非洲国家在推出 COVID-19 疫苗的准备工作中取得了进展。然而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非洲国家需要建立必要的系统和基础设施，以加快候选疫苗的批准，这成了一个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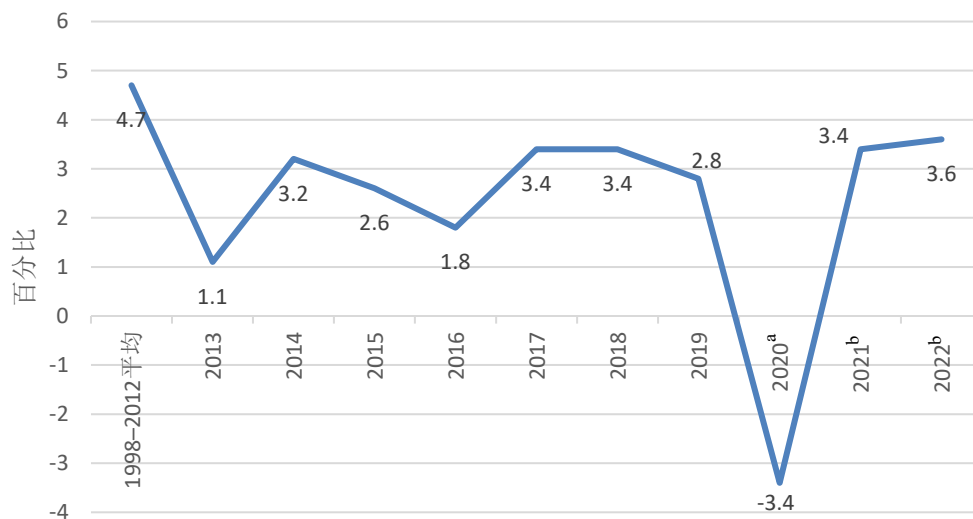
41. 许多非洲国家缺乏财政空间来扩大对卫生部门的供资。截至 2020 年 10 月，非洲国家的人均医疗支出在 8 至 129 美元之间，而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医疗支出为 4 000 美元。³⁵

四. 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的支持

42. 非洲国家继续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层面采取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平与稳定。持续的进展取决于有利的国际环境，包括发展筹资、贸易和南南合作方面的环境，同时考虑到 COVID-19 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正在逆转社会经济发展战线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2020 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急剧下降，2020 年估计为-3.4%，中断了 27 年的持续经济增长(见图十)。³⁶ 虽然这一影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4.3%)，但由于非洲国家经济的高度非正规性，这一数字可能低估了实际影响。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及其社会后果，秘书长呼吁加强国际团结，并敦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对策和发展中国家刺激计划，以及 20 亿美元的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

图十

1998-2021 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资料来源：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库。

^a 估计数。

^b 预测数。

³⁵ Agnes Gatome-Munyua 和 Nkechi Olalere, “非洲的卫生公共融资：一头大象的 15% 不同于一只鸡的 15%”, 《非洲复兴》(2020 年 10 月)。

³⁶ 《2020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联合国出版物, 2020 年)。

A. 发展筹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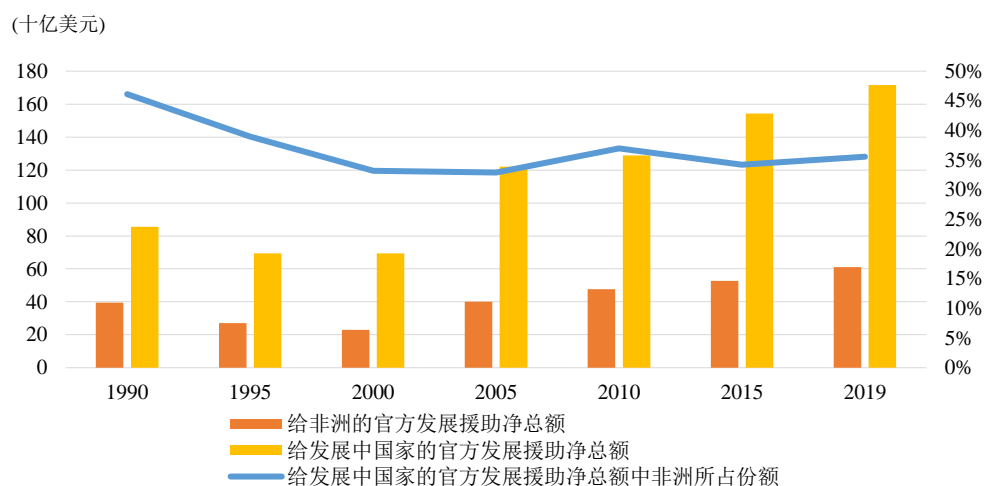
官方发展援助

43.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增至 1 612 亿美元，原因是与大流行病有关的活动支出增加，比 2019 年实际增长 3.5%。³⁷ 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增加了 120 亿美元，全部用于支持应对 COVID-19，几乎没有投资于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而这些部门对长期可持续发展和结构转型至关重要。³⁸ 2020 年，欧洲联盟机构为 COVID-19 花费了 90 亿美元。作为发展援助委员会国民总收入的一部分，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增至 0.32%，高于 2019 年的 0.30%。尽管 2020 年官方发展援助实际总额有所增加，但仍远低于联合国设定并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重申的 0.7% 的目标。只有以下 6 个国家达到或超过了 0.7% 的官方发展援助/国民总收入目标：丹麦(0.73%)、德国(0.73%)、卢森堡(1.02%)、挪威(1.11%)、瑞典(1.14%)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0.70%)。³⁹

44. 2019 年，所有官方捐助者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净总额达到 600 亿美元(以 2018 年美元计)，占给所有发展中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净总额的 35.6%(1 716 亿美元)。在过去三十年中，在向发展中世界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净总额中非洲所占份额稳步下降(见图十一)。在编写本报告时，还没有收到关于 2020 年给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数据。

图十一

所有官方捐助者向非洲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净总额



³⁷ 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包括相当于 1 580 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赠款等值小计和 31.8 亿美元的私营部门票据。值得注意的是，赠款等值小计包括 5.41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

³⁸ 其中，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在 COVID-19 相关活动上花费了 1 200 万美元。根据经合组织 2020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捐助者表示，他们从现有的 2020 年发展方案中调拨资源，用于 COVID-19 相关活动。

³⁹ 经合组织，“COVID-19 支出推动 2020 年对外援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详细说明，2021 年 4 月 1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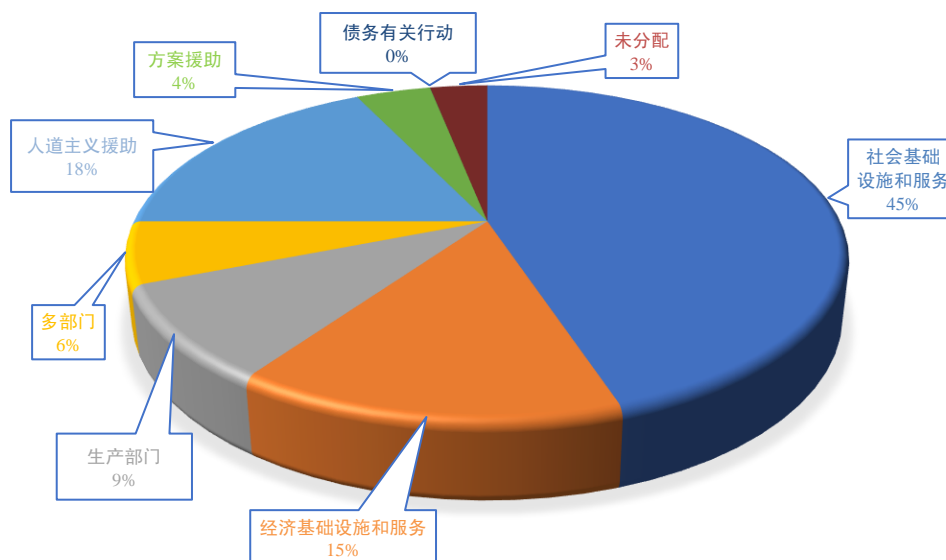
45.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 年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流动总额达到 1 493 亿美元，比 2018 年略下降 0.45%。这一官方发展援助数字包括捐助者内的难民成本，在 2016 年达到 167 亿美元的峰值后，2019 年略有下降，至 96 亿美元。

46. 2019 年，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对非洲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净总额为 301 亿美元，较 2018 年同比下降 1.1%，约占给发展中国家支付总额的 20%。然而，2020 年的初步数据显示，与 2019 年相比，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 2020 年对非洲的双边实际官方发展援助净总额增加了 4.1%，达到 390 亿美元，约占这些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净流动总额(1 610 亿美元)的 24%。然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增长缓慢，2020 年增长 1.8%。这令人不安，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47. 关于 2020 年按部门分列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流向非洲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的最新数据显示，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所占份额最大(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45%)；其次是人道主义援助，占 18%；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部门分别占 15%和 9.2%。只有 0.01%用于债务有关的行动(见图十二)。这表明，除日本外，向非洲提供援助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主要捐助者以牺牲生产部门为代价，将官方发展援助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服务。2019 年，日本向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42%用于经济基础设施项目，23%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13%用于生产部门。

图十二

2019 年按部门分列的对非洲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数据。

48. 多年来，官方发展援助在非洲外资流入总额中的份额从 2000 年至 2004 年的 40% 以上下降到 2017 年的 18%。⁴⁰ 尽管这一数字急剧下降，但向前看，官方发展援助对发展筹资的贡献可以在加强非洲的治理和机构发展以及支持各国调动

⁴⁰ 非洲联盟委员会和经合组织，《2019 年非洲发展动态：实现生产性转型》(亚的斯亚贝巴和巴黎，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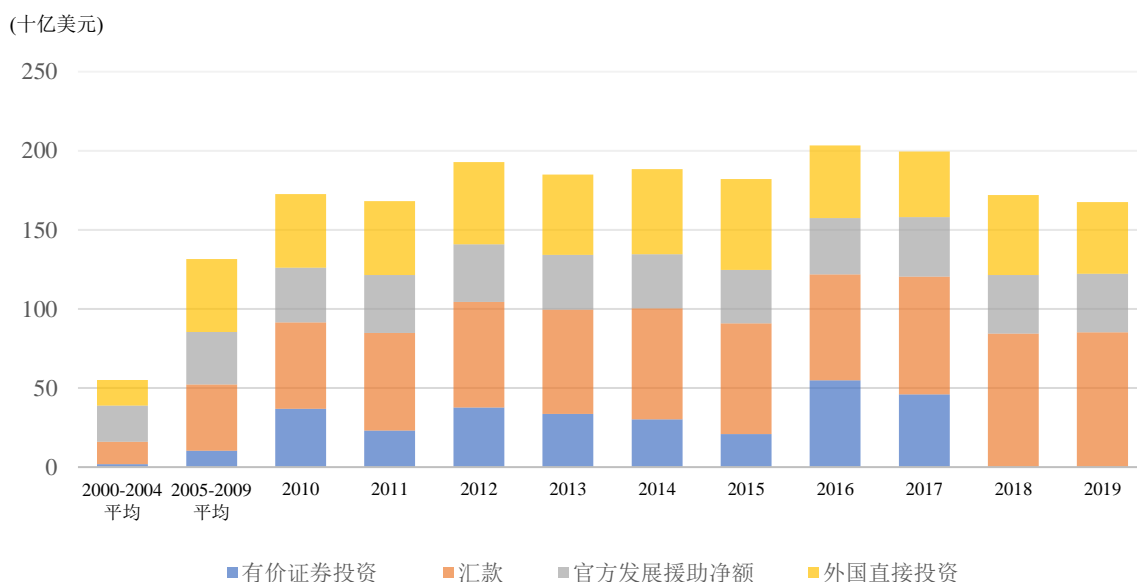
国内资源以填补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 3%至 5%的税收缺口方面发挥了催化作用。⁴¹ 还可以利用官方发展援助，通过减轻非洲私人投资的固有风险来释放增加的私人财政资源。

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私人资本流动

49. 贸发会议估计，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18%，从 2019 年的 460 亿美元降至 2020 年的 380 亿美元。尽管这一数字大幅下降，但仍低于同年 42% 的全球平均水平。预计 2021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保持低迷。⁴²

50. 2019 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10%，降至 460 亿美元(见图十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继续吸引了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非洲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仍然较低，仅为 2.9%，突显出非洲大陆融入全球金融的力度较弱。此外，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继续流向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反映出非洲对大宗商品的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脆弱性和易受外来冲击的风险。

图十三
2000-2019 年流入非洲的外部资金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数据。

51. 2019 年，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11%，至 140 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流向摩洛哥的资金大幅放缓(55%)，尽管流向埃及的资金增加了 11%。流入南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 22%，达到 44 亿美元。南非巩固了自 2018 年以来的复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超过 46 亿美元。东非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减少 9%至 78 亿美元，流向西非和中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分别减少 21%(110 亿美元)和 7%(87 亿美元)。

⁴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区域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收入调动和私人投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8 年)。

⁴² 贸发会议，“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42%，前景依然疲软”，2021 年 1 月 24 日。

52. 根据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会的数据，2018 年对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新资金承诺总额为 1 008 亿美元，与 2017 年相比增长了约 12%。然而，2018 年联合会成员支付的资金总额仅为 121 亿美元，而承诺的资金总额为 202 亿美元。⁴³

债务减免

53. 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取决于各国能否维持其经济并获得财政资源。COVID-19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一前景，经济活动放缓使各国难以偿还债务。与此同时，债务困境和违约的风险限制了获得额外融资以减轻疫情影响的机会。在这方面，秘书长在 2020 年 3 月呼吁规模庞大、协调一致、综合全面、至少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10% 的多边对策。⁴⁴

54. 随着非洲国家继续努力抗击 COVID-19 大流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全球 73 个最贫穷国家暂缓偿还债务。2020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立即向 19 个非洲国家提供偿债减免，⁴⁵ 以抵消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最初期限为 6 个月。该倡议延长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总共包括了 23 个非洲国家。⁴⁶

55. 成立于 2020 年 4 月的二十国集团暂缓偿债倡议已两次延长至 2021 年底。截至 2021 年 4 月，该倡议已为 29 个非洲国家减免了 57 亿美元的债务。⁴⁷ 此外，2020 年 10 月，二十国集团就“暂缓偿债倡议之外的债务处理统一框架”达成一致，为在个案基础上采取更广泛形式的债务减免打开了大门。

56. 然而，暂缓偿债倡议和“统一框架”仅适用于欠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官方双边债务，这些债务约占合格国家外债偿还额的三分之一。虽然强烈鼓励私营部门参与，但尚未有商业债权人加入。此外，清偿能力受限的中等收入国家没有资格。此外，信用评级机构认为加入该倡议表明存在违约风险，并下调了一些受益国的评级。这加剧了它们的财政困难，破坏了债务减免努力。2021 年 2 月，惠誉评级将埃塞俄比亚的评级从 B 下调至 CCC，明确表示是因为该国加入了“统一框架”。⁴⁸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倡议(73 个符合条件的国家中有 45 个国家)，特别是“统一框架”(73 个国家中迄今只有 3 个国家加入，3 个都在非洲)的接受程度有限的原因。

57. 截至 2021 年 2 月，《重债穷国倡议》下的债务减免方案已得到 37 个国家批准，其中 31 个在非洲。索马里是最新一个受益于该倡议的国家，而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仍处于决定点前(见表 3)。

⁴³ 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会，《2018 年非洲基础设施筹资趋势》(2018 年)。

⁴⁴ 联合国，“共担责任，全球团结：共同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社会经济影响”，2020 年 3 月。

⁴⁵ 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批准立即减免 25 国债务”，第 20/151 号新闻稿，2020 年 4 月 13 日。

⁴⁶ 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将 28 个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国家的立即债务减免延长 6 个月”，第 20/304 号新闻稿，2020 年 10 月 5 日。

⁴⁷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21 年 6 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21 年)；世界银行，“COVID-19：暂缓偿债倡议”，2021 年 4 月 8 日。

⁴⁸ 惠誉评级，“惠誉将埃塞俄比亚评级下调至‘CCC’”，2021 年 2 月 9 日。

表 3

2021 年 2 月《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的当前受益国和潜在受益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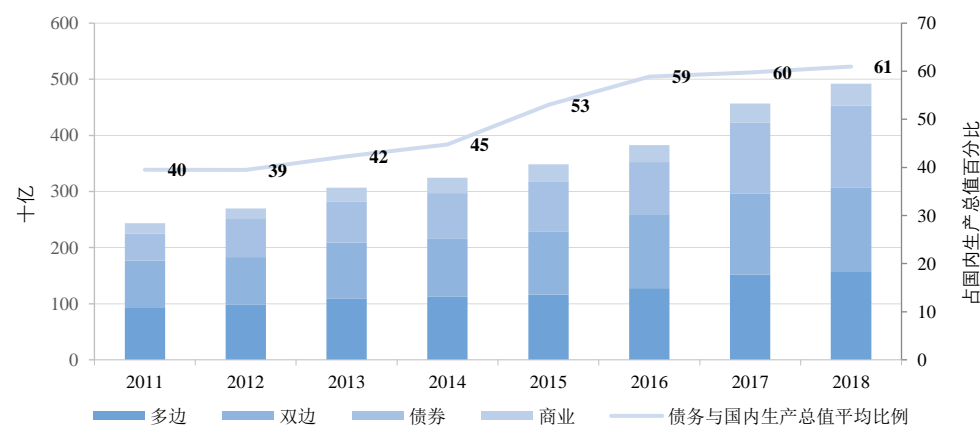
状态	国家
完成点后	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
决策点	索马里
决定点前	厄立特里亚和苏丹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

58. 2011-2018 年，非洲的平均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 40% 增至 61%，使其成为债务积累最快的区域。然而，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05%)相比，这仍被认为是较低的。⁴⁹ 此外多年来，非洲公共债务的商业借款比例一直在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币。这可能会增加非洲国家的汇率风险敞口，从而加剧它们的脆弱性。例如在今后 4 年中，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仅有的 3 个加入“统一框架”的国家)53%的外债是欠私人贷款人的，24%是欠中国的，16%是欠多边机构的，7%是欠其他国家的。⁵⁰ 随着 2020 年全球债务史无前例地激增到 24 万亿美元，该区域的平均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很可能只会因为 COVID-19 大流行而进一步上升(见图十四)。⁵¹

图十四

2011-2018 年非洲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财政风险数据库。

⁴⁹ 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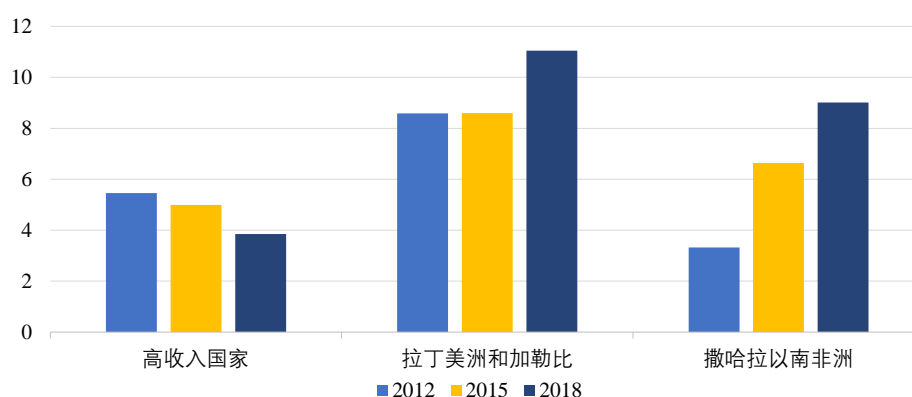
⁵⁰ Tim Jones, “Private lenders main recipients of debt payments from crisis countries”, Jubilee Debt Campaign, 2021 年 2 月 9 日。

⁵¹ 见 www.iif.com/Research/Capital-Flows-and-Debt/Global-Debt-Monitor。

59. 自 2013 年以来，非洲的大部分主权债务都被用于资助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总额超过 6 000 亿美元。⁵² 然而在过去 10 年中，平均外债还本付息几乎增加了两倍，占非洲政府收入的 13%。2018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报告利息支付占收入的百分比为 9.0%，而高收入国家为 3.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 11.0%(见图十五)。2019 年，偿债总额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民总收入的 3.5%，而南亚为 2.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 7.0%(见图十六)。过高的偿债成本限制了可用于发展、生产部门和社会服务(如卫生和教育)的资源。在这方面，要解决影响债务管理的所有内部和外部因素，就需要优先建立适当的机构，以解决国内资源调动问题，以此作为发展筹资的动力。

图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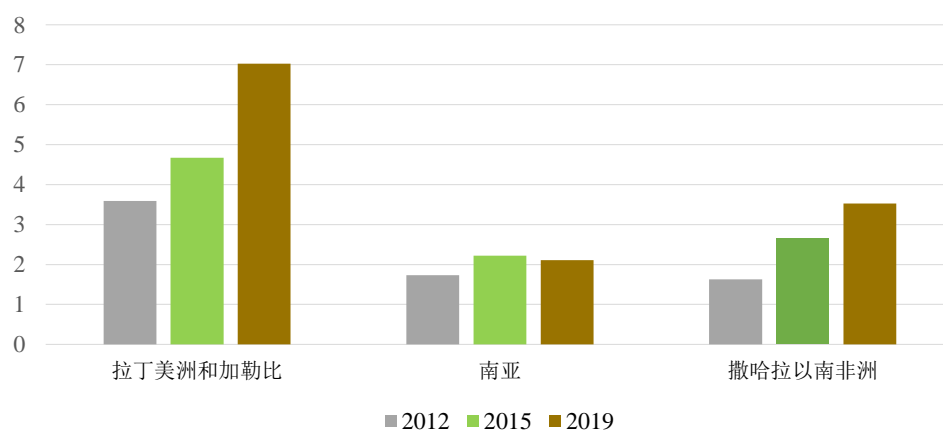
2012-2018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区域利息支付占收入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可查阅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图十六

2012-2019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区域偿债占收入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可查阅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⁵² Zega Ras-Work, “After COVID-19: Africa’s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Medium, 2021 年 2 月 2 日。

非法资金流动

60. 据估计，每年有 886 亿美元的非法资金流动离开非洲大陆，大约是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资金的一半。⁵³ 这些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商业方面，包括逃税、贸易虚开发票和滥用转让定价(65%)；犯罪活动(30%)；腐败政府官员及其同伙的贿赂和盗窃(5%)。⁵⁴

61. 非洲每年的非法资金流动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3.7%。2000-2015 年，非洲非法资本外逃总额达 8 360 亿美元，平均每年 560 亿美元，与 2018 年 7 700 亿美元的外债总额相比，这使非洲成为世界的净债权国。

62. 与接受非法资金流动的国家缺乏充分的国际税务合作，对非洲会员国追回这些资金的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到目前为止，总共只有 15.3 亿美元被追回并返还给非洲，不超过该区域非法资金流动总额的 0.2%。遏制这些非法资金流动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和共同责任。

B. 贸易

63. 贸易仍然是非洲调动资源进行转型和塑造区域和全球一体化的主要渠道。根据贸发会议的数据，2015-2019 年，非洲的贸易总额每年平均为 7 600 亿美元，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 29%，而非洲内部贸易仅占贸易总额的 16%。根据非洲经委会数据，由于油价暴跌，2020 年非洲燃料出口收入预计将减少 650 亿至 1 010 亿美元。

64. 促贸援助倡议继续通过资助跨境公路项目、增加私营部门发展基金、鼓励贸易便利化、农业发展、能源生产和支持小生产者，为非洲跨境基础设施和区域一体化作出贡献。2018 年全球促贸援助支出约 454 亿美元，比 2017 年增长 4.1%，2019 年则进一步增加至 456 亿美元。其中，2019 年有 180 亿美元，即总额的 39.5%，流向了非洲。2019 年对非洲的促贸援助支出占最大份额的是能源(48 亿美元)、农业(41 亿美元)、运输和仓储(36 亿美元)以及银行和金融服务(23 亿美元)。⁵⁵

C. 南南合作

65.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继续在非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南南合作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 2018 年中国提供的基础设施融资(包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基础设施融资)达到 25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2%，比 2015 年至 2017 年的平均水平增长 65%。事实上，中国对基础设施发展的承诺是第二大的，为 257 亿美元(26%)，仅次于非洲各国政府的 375 亿美元(37%)。⁵⁶ 印度在

⁵³ 《2020 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打击非洲非法资金流动促进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⁵⁴ 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法资金流动：非洲非法资金外流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亚的斯亚贝巴，2015 年)。

⁵⁵ 见 www.oecd.org/dac/aft/aid-for-tradestatisticalqueries.htm。

⁵⁶ 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会，《2018 年非洲基础设施筹资趋势》。这不包括联合会成员南非，该国在 2018 年投资 10.55 亿美元。

2018 年承诺为非洲在水、卫生和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 7.62 亿美元，略高于 2017 年承诺的 7 亿美元。⁵⁷ 2020 年，印度还向 7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 3.3871 亿美元的优惠信贷额度，用于建设医院和议会大楼，以及输电线及太阳能和水项目。⁵⁸ 阿拉伯国家和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国家)也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观的供资承诺，2018 年分别达到 24 亿美元和 5 亿美元。⁵⁹

五. 联合国系统的支持

66. 随着 COVID-19 大流行的蔓延，联合国系统扩大努力以支持非洲国家应对 COVID-19。这些努力的重点是通过宣传和政策支持加强非洲联盟的区域对策，并加强其在卫生、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部门的业务对策。联合国通过其宣传活动，响应了非洲联盟关于采取特别措施创造财政空间的要求，并通过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支持决策进程。在这方面，秘书长发布了一份政策简报，重点阐述了 COVID-19 在非洲的影响，并就债务、残疾、妇女、老年人、儿童、粮食安全、全民健康覆盖、旅游、教育和工作等 20 多个专题发表了声明。⁶⁰ 《2019 冠状病毒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由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协调，旨在解决 COVID-19 对卫生的直接影响以及对人和系统的二次影响。该计划包含了非洲的 26 个国家计划和 3 个区域计划，调集了超过 12 亿美元，占非洲国家确定需求的 33%。《联合国关于采取即时社会经济措施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框架》旨在 12 至 18 个月的时间内提供紧急社会经济对策。非洲 47 个国家工作队敲定了其社会经济应对计划，总额达到 121 亿美元。⁶¹ 关于卫生部门，联合国支持由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的对策。例如，世卫组织参加了非洲应对冠状病毒工作队，并确保与联合国系统的协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主持了一个供应链工作组，而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联合国“团结飞行”在储存卫生用品方面提供了基本支持。非洲经委会支持非洲医疗用品平台的构想，以便利采购具有成本效益的经认证的战略医疗设备。联合国继续支持通过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的分配机制确保普遍获得疫苗的努力。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报告(E/AC.51/2021/8)提供了有关联合国应对措施的更多详情。

67. 联合国系统还继续向非洲联盟各机构和非洲会员国提供方案支持，以加强区域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工业化。例如，非洲经委会推出了非洲贸易交易所，这是一个基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规则促进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的在线平台。贸发会议就自由贸易区提供的机会为 100 多名年轻女企业家举行了培训和能力建设会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几个非洲国家启动了改善能源基础设施的项目。⁶² 此外，

⁵⁷ 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会，《2018 年非洲基础设施筹资趋势》。

⁵⁸ 科摩罗、斯威士兰、冈比亚、几内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

⁵⁹ 非洲基础设施联合会，《2018 年非洲基础设施筹资趋势》。

⁶⁰ 秘书长政策简报的完整清单可查阅 www.un.org/en/coronavirus/un-secretary-general。

⁶¹ 数字包括少数政府-联合国联合计划。

⁶² 埃及、斯威士兰、加纳、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卢旺达和苏丹。

联合国各实体对其现有方案进行了调整。例如，考虑到这一疫情对全球、区域和国家的价值链和供应链产生的负面影响，贸发会议和国际贸易中心分别与东非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合作，推广旨在调整贸易和商业战略以应对 COVID-19 的工具。商品共同基金设立了一个紧急流动性安排，向符合条件的农业部门中小企业提供紧急资本支持，这些企业正在努力应对 COVID-19 对全球商品价值链的影响。⁶³

六. 结论和建议

68. 非洲国家继续推进其发展优先事项的实施，包括在基础设施发展、工业化和卫生方面。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开始贸易和《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第二阶段的启动，是这方面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正如本报告所强调的，非洲国家在 2020 年所作努力遭遇了 COVID-19 大流行所引发的巨大困难。

69. COVID-19 大流行可能会逆转过去几十年非洲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疫情迫使提供基本社会经济服务所需的资金成倍增加。学校部分关闭，医疗保健系统压力越来越大，对非洲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本——产生了负面影响。关闭和停产削弱了非洲的生产能力。此外，这场疫情突显了非洲国家对卫生产业等对其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的严重外部依赖。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非洲大陆被甩在后面的风险很高。在此背景下，非洲国家及其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的合作伙伴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确保危机对策增强非洲大陆应对未来冲击的韧性，并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

70. 除了负面影响外，这场疫情也为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在 COVID-19 之后，各国纷纷转向当地和区域市场采购医疗用品和防护设备等必需品。恢复工作应侧重于从依赖全球供应链转向建立和加强区域和当地供应链，以减少非洲大陆的对外依赖并提高其复原力。

71.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贸易的开始为建立强大的区域价值链创造了有利的环境。然而，自由贸易区内增值产品的增长将对谈判期间通过的原产地规则有至关重要的依赖。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目标应该是逐步统一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内的现有法规，以便逐步减少特定产品规则的数量，并朝着适用普遍平等规则的方向迈进。

72. 由于其比较优势和经济多元化，经济复杂性指数排名第一的非洲国家有望在创造更一体化的区域价值链和促进非洲内部贸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国家承诺早日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这对推动区域一体化至关重要。

73. 行政程序的简化和标准化将是必要的，以防止拖延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实施。此外，建立强有力的可信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避免代价高昂的边境关闭和确保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至关重要。

⁶³ 关于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2016-2025 年)执行情况，见工发组织的进度报告，载于 IDB.48/9-PBC.36/9 号文件。

74.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框架。该《方案》帮助激发了政治承诺，并为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发展调动了更多的资金。非洲国家将必须努力向绿色经济过渡，并动员更多私营部门为基础设施供资，同时解决治理和体制发展问题，包括通过监管改革。利用数字化可以帮助提高规模和效率，并通过提高透明度来防止腐败。

75. 经济复苏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促进绿色过渡以及农产品加工和制药等行业的机会。这些行业将提高非洲大陆的复原力，提高其应对食品和医疗供应链中断的能力。值得称赞的各项举措已在进行中，例如非洲联盟发展署的非洲卫生相关企业疫情复原加速器。为了充分抓住这一机遇，非洲各国政府需要解决影响实现工业化的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

76. 非洲国家应对保健挑战的能力仍然受到数据密度不足的阻碍，这是由于统计能力较弱，尽管数据密度对循证决策和政策制定很重要。这对及时提供高质量数据是一项重大挑战，鉴于其与确保政策反应的效力和有效性有关，需要优先考虑这些数据。

77. 卫生部门也因在关键时刻缺乏扩大筹资的财政空间而受到负面影响。虽然非洲国家已经采取措施增加自力更生，减少对外国援助的依赖，但还需要作出更多努力，增加国内资源调动，以支持非洲的发展筹资。在这方面，非洲国家应该利用增加的国内私营部门融资，包括利用不断增长的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市场。预计到 2019 年，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市场将超过 1 万亿美元。

78. 如本报告所示，非法资金流动严重影响非洲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根据国际金融问责、透明和廉洁以利实现《2030 年议程》高级别小组关于实现《2030 年议程》的报告(A/75/810, 附件)的建议，在更强有力的国际治理体系内加强财政问责和透明度，以制定全球标准和规范，并促进加强税务合作。在这方面，呼吁非洲国家加强其国家税务、海关和执法机构以及监管框架，为它们提供必要的工具以遏制非法资金流动，并呼吁伙伴国加强在查明和遣返非法资金流动方面的合作。请大会开始努力建立一个综合框架，以综合方式解决非法资金流动问题，弥补现有的监管漏洞。

79. 减轻这一疫情的影响和“建设得更好”取决于减免债务的努力和非洲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能力。然而，这些努力因信用评级机构下调非洲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而受阻。会员国和信用评级机构之间需要加强对话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以期对非洲国家采用标准化和公平的信用评级标准。

80. 未能完成多哈发展回合及其未兑现的承诺继续阻碍非洲利用贸易利益促进其发展的努力。由于这场疫情，最近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加剧了这一情况，特别是在医疗用品方面。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考验，需要共同努力，共同恢复人们对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程的信心，面向未来，建得更好。

81. 外国直接投资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占 2018 年非洲外部资金流入的 20%，有可能帮助非洲国家在危机期间加强经济复原力，并在整个恢复期支持和保持就业

和增长。然而，外国直接投资对采掘业的严重倾斜加剧了非洲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应采取措施，促进外国直接投资面向其他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多元化。

82. 虽然官方发展援助仍然主要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但如果更多的支持用于补充非洲国家加强生产能力和机构建设的努力，官方发展援助可以发挥变革性的作用。《2030年议程》和《2063年议程》强调所有权和赋权是指导国际伙伴关系的两项原则。在这方面，应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加强非洲对其资源和能力的所有权的优先问题上，特别是国内资源调动；工业化；贸易和区域一体化；科学、技术和创新；能源；人力资本；治理。

83. 非洲联盟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确定为非洲大陆发展的路线图，而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该路线图，将其作为国际支持非洲发展的框架。自那以来，区域和全球一级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会核准了《2030年议程》，2015年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批准了《2063年议程》。这标志着非洲优先事项与国际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支持朝着更加协调一致迈出了一步。虽然《2030年议程》和《2063年议程》已成为非洲发展的主要路线图，但需要加强一致性，特别是通过确定战略和业务优先事项以及协调共同实施这两个议程。对此，我建议大会正式通过《2063年议程》作为国际支持非洲发展的框架，并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中提出一个关于《2063年议程》执行进展和国际支持的项目。

84. COVID-19大流突显了需要向适合于推进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公平全球化的多边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范式转变。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多边体系。随着非洲准备建设得更好，需要再次呼吁全球团结，特别是在公平获得疫苗方面。联合国将继续支持非洲国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